

主编 刘士林 洛秦

人文江南关键词

刘士林 编著

有一个声音，一旦进入心间就不会消逝。

有一种情感，一旦有了就很难再一如继往地过粗鄙的日子。

她就是在吴侬软语中柔肠百转的江南。

如果像这样开场白仍嫌笼统，那么还可把它讲得更细致一些。这个江南不是政治经济地理上的长江三角洲，而是一种在中国文化地图上的一片永恒的青山绿水；她不是现实世界中那片富足的养活了无数南国儿女的鱼米之乡，从唐诗宋词乃至更早的南朝开始就已经是一个只有诗性心灵才能忆起的美丽梦境。而这个非心非物同时又亦心亦物的『声音』，这个既有形似、握手已违的『情感』，就是我们所要讲述的人文江南的故事梗概。在此我觉得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人文江南不是随便什么人在自然地理上简单地附加上人类活动的痕迹；她更是江南民族那种特有的诗性主体在这片中国最美丽的





人文
江南
关键词

主编 刘士林
洛秦

刘士林
编著

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文江南关键词 / 刘士林主编. —上海: 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2013.6

(中国风: 江南文化丛书)

ISBN 978-7-80692-877-6

I. ①人… II. ①刘… III. ①文化史—华东地区
IV. ①K29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12486号

书 名: 人文江南关键词

编 者: 刘士林

责任编辑: 夏楠 鲍晟

封面设计: 孙洁涵

出版发行: 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汾阳路20号

印 刷: 上海天华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字 数: 178千字

印 张: 18

版 次: 2013年6月第1版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692-877-6/J.838

定 价: 50.00元

本社图书可通过中国音乐学网站 <http://musicology.cn> 购买

主编人语

西洲在何处，两桨桥头渡。

想好好地做一点江南的书，这个愿望实在是不算短了。

每登清凉山，临紫霞湖，看梅花山的灿烂云锦，听秦淮河的市井喧闹，这种想法就会更加难以抑制……更不要说在扬州瘦西湖看船娘腰肢轻摇起满湖涟漪、在苏州的网师园听艺人朱唇轻吐“月落乌啼霜满天”，以及在杭州的断桥边遥想许多已风流云散的“三生石上旧精魂”了。这是一片特别容易招惹起闲情、逸致甚至是几分荒凉心的土地，随便一处破败不堪的庭院，也许就是旧时钟鸣鼎食的王谢之家，而山头上一座很不起眼的小小坟茔，也许深埋的就是曾惊天动地的一泓碧血……而在江南生活的所有诗性细节之中，最令人消受不起的当然要算是还乡感了。特别是在明月之夜、风雨之夕的时候，偶尔走进一个陌生的水乡小镇，它一定会勾起那种“少小离家老大回”的人生沧桑。在这种心情和景物的诱惑下，一个旅人会很容易陷入到一种美丽的幻觉中，搞不清楚此时此刻的他和刚才还在红尘中劳心苦形的那个自我，谁的存在更真实一些，谁的音容笑貌更亲切温柔一些……

然而，毕竟是青山遮不住逝水，一如江南佳丽总是难免于“一朝春残红颜老”的命运，像这样的一种诗性江南在滚滚红尘中的花果飘零，也仿佛是在前生就已签下的悲哀契约。而对于那些生逢其时的匆匆过客们，那交集的百感也不是诗人一句“欲说还休”就可以了断的。一方面是“夜深还过女墙来”的旧时明月，另一方面却是“重过阊门万事非”的江边看月之人；一方面是街头桂花的叫卖声、桂花酒酿的梆子声声声依旧，另一方面却是少年时代的长干、横塘和南浦却早已不可复闻；一方面是黄梅时节的细雨、青草池塘的蛙鼓依然如约而来，另一方面却是采莲、浣纱和晴耕雨读的人们早已“不知何处去”；一方面是在春秋时序中的莼菜、鲈鱼、荸荠和茨菰仍会历历在目，另一方面在夕阳之后却再也没有了夜唱蔡中郎的嗓音嘶哑的说书艺人，还有那良辰美景中的旧时院落，风雨黄昏中的客舟孤侣，浅斟低唱的小红与萧娘，春天郊原上的颜色与深秋庭院中的画烛，以及在江南大地上所有曾鲜活过的一切有声、有形、有色、有味的事物。如果它们的存在不能上升到永恒，那么还有什么东西更值得世人保存呢？对于这个世界上存在的万物来说，还是苏东坡的《前赤壁赋》说得好：“盖将自其变者

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对于一切已经丧失物质躯壳的往昔事物，它们的存在和澄明当然只能依靠语言和声音来维系。用一种现代性的中国话语去建构一个有生命的古典人文江南，就是勉励我们策划“江南话语”并将之付诸实践的最高理念和实践力量。就像东山魁夷在大自然中写生时的情况一样，漫步在美丽的江南大地上，我们也总是会听到一种“快把我表现出来”的悲哀请求。而有时这种柔弱的请求会严厉得如同一道至高无上的命令，这正是我们必须放弃许多其他事务而首先做这样一件事情的根源。

记得黑格尔曾说古希腊是“整个欧洲人的精神家园”，而美丽的江南无疑可以看作中华民族灵魂的乡关。尽管正在人们注目中的这个湿润世界，已经更多地被归入历史的和怀旧的对象，但由于说话人本身是活的、正在呼吸着的生命，因而在他们的叙事中也会有一种在其他话语空间中不易见到的现代人文意义。让江南永远是她自身，让江南在话语之中穿越时光和空间，成为中华民族生活中一个永恒的精神家园，这就是《江南话语》希望达到的目标和坚持不懈的人文理想。

2003年7月7日于南京白云园

目 录

主编人语·····	刘士林 万宇	(一)
前记:此情无计可消除·····	刘士林	(一)
碧螺春·····	刘士林	(九)
采莲与浣纱·····	刘映红	(一六)
藏书楼·····	万宇	(二二)
春花秋月何时了·····	李正爱	(二九)
莼鲈之思·····	刘士林	(三五)
帝子词人·····	姜晓云	(四三)
东林书院·····	田崇雪	(五二)
二泉映月·····	田崇雪	(五九)
二十四桥明月夜·····	刘士林	(六六)
富春江·····	洪亮	(七四)
寒山寺·····	刘铁军	(七九)
河豚·····	刘士林	(八六)
虎丘·····	洪亮	(九四)
花间词·····	朱逸宁	(九九)
江南茶楼·····	刘铁军	(一〇六)
江南贡院·····	姜晓云	(一一三)
江南丝绸·····	李正爱	(一二二)
江南学术·····	姜晓云	(一二八)
金陵王气·····	冯保善	(一三七)
京口三山·····	洪亮	(一四五)
昆曲·····	洛秦	(一五一)
梁祝·····	刘芳	(一五八)

梅雨·····	朱逸宁	(一六四)
秦淮河·····	朱逸宁	(一七〇)
苏州园林·····	冯保善	(一七七)
太湖·····	洪亮	(一八六)
唐伯虎·····	王玉琴	(一九一)
文化世家·····	万宇	(一九七)
吴侬软语·····	刘士林	(二〇四)
五亭包子·····	刘士林	(二一一)
西湖·····	孙爱月	(二一九)
西塞山前白鹭飞·····	施依秀	(二二六)
咸亨酒家·····	施依秀	(二三二)
“闲情偶寄”·····	刘士林	(二三七)
扬州八怪·····	朱逸宁	(二四三)
扬州的雕版印刷·····	万宇	(二四九)
扬州盐商·····	刘铁军	(二五六)
鱼米之乡·····	李正爱	(二六四)
周庄·····	万宇	(二七〇)
后记:待从头收拾旧山河·····	刘士林	(二七七)
修订后记·····	刘士林	(二七九)

■ 刘士林

前记： 此情无计可消除



壹

有一个声音，一旦进入心间就不会消逝。

有一种情感，一旦有了就很难再一如继往地过粗鄙的日子。

她就是在吴侬软语中柔肠百转的江南。

如果像这样的开场白仍嫌笼统，那么还可把它讲得更细致一些。这个江南不是政治、经济、地理上的长江三角洲，而是一种在中国文化地图上的一片永恒的青山绿水；她不是现实世界中那片富足的养活了无数南国儿女的鱼米之乡，从唐诗宋词乃至更早的南朝开始就已然是一个只有诗性心灵才能忆起的美丽梦境。而这个非心非物同时又亦心亦物的“声音”，这个脱有形似、握手已违的“情感”，就是我

们所要讲述的人文江南的故事梗概。在此我觉得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人文江南不是随便什么人在自然地理上简单地附加上人类活动的痕迹；她更是江南民族那种特有的诗性主体在这片中国最美丽的水土上生活与创造的结果。仅仅说“多亏了劳动人民一双手，绘出了锦绣江南鱼米乡”是不合适的，因为她同时还包含着劳动人民以及脑力劳动者的想象力与艺术生产的成果。也正是因为这个道理，她的美才特别地不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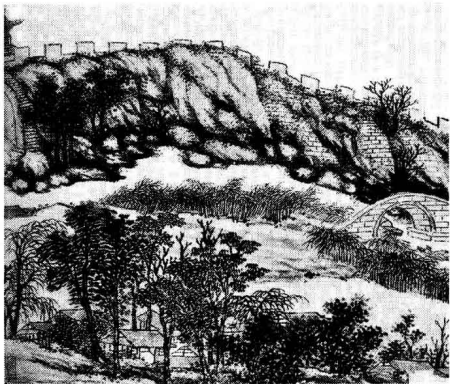
按照一般的道理，是不应该有人怀疑人文江南存在的，除非那些已完全丧失了审美需要、或者说他的心灵中只剩下一种只能与饥饿本能、物质刺激发生关联的感觉机能。从这里出发，当然也就更不能怀疑人文江南最根本的特征在于她特有的审美内涵。中国文化



水墨江南，诗性心灵忆起的美丽梦境

向有南北之分，即北方是实用的、政治的、道德的，而南方则是飘逸的、艺术的、审美的。尽管这个二分法在叙事上稍嫌宏大，不见得可以用来解释每一个中国的事物，但在大体上则可以说是“八九不离十”的。而在这种以“美不美”为分类原则的背后，实际上也恰好把人文江南的审美本体论内涵证明了出来。也就是说，尽管人文江南本身在内涵上也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小世界”，但它最本质的特征与最扎眼的部分无疑就在于此。江南的美，除了青山绿水中的诗情画意，除了眼是横波、眉如翠黛的姣好面容，更重要的则是“为此江南文化所化之人”以及他们在江南文化背景中获得充分发展的、主要用来从事超越现实利害、作为自由生命之象征的情感机能。

古代诗人说：“此情无计可消除。”这话当然正确，但却不够全面。而在今天需要补充的则是，这种无可消除的“此情”本身，不仅只有在由情感机能获得充分发展的诗性主体中生产出来，而且也只有一种诗性文化的生态环境里才能存在下去。这样说当然包含着对现代文明——这个自从来到世间，每一个毛孔都散发着功利性与欲望气息的利维坦——的批评与抗议。“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而如果想到在古典中国诗性文化中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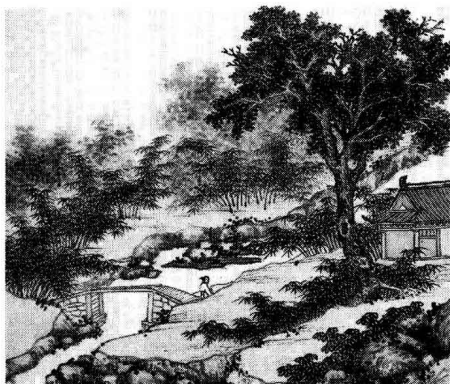


“画楼音信断，芳草江南岸”，此情意难平

鸢飞鱼跃的一切，一种“到底意难平”的悲凉与无奈也就不可释然，特别是在古人所说的“明月之夜”与“风雨之夕”。“埋玉树于土中，使人情何能已矣！”如果能像作一幅古代的工笔画，把正在彻底消失的东西尽可能地完整地描摹下来，那该是一件多么有意味的事情呀！但是在当代条件下做这样一件事情，都免不了遇到像泰戈尔诗中所说的那种情况：我们的运气很坏，而时间是短促的。所以，尽管“关键词”已经是一个在市场上做俗了的题目，我们还是做了这件“做了总比不做好”的事情。至于是聊以自慰或是应付一个当代人文知识分子的“差事”，也就都不去管它了。

贰

在最初准备做这样一本书时，我



“小桥流水人家”的诗意生存空间在江南比比皆是

曾设计了一个关键词的条目与写作方式。前者是想尽可能地捕捉住人文江南飘飘然的精灵，后者则希望在古典江南与现代阅读之间努力建立起一种桥梁。由于得到许多朋友的支持与援手，它完成的可以说比我计划得要好。但出于这样两个原因：一是像这样一个粗线条的叙事能否代表人文江南，它的主要责任当然在于图纸的设计者；二是在设计图纸与实际文本之间，实际上也必然要产生或多或少的疏离。此虽属正常，但由于陈寅恪先生所说的“其中复有可惜者存焉”，所以在这里顺便把最初的设计附上。而这也是我自己的一个习惯，总是希望把一个事物最初的风貌保存下来，至于它到底有没有意义或者能够说明什么，这是连自己都不能弄明白的。反

正它总可看作是我们这次江南精神漫游的一个纪念吧。

原文如下：

人文江南与地理区划不完全一致，以南京、扬州、苏州为中心，向南辐射到杭州一带。

设计：以最能代表江南人文的文化符号的解读与阐释为对象，以一种最简捷的方式来表现江南人文的整体风貌和深层内涵。三个原则：一是不能缺少；二是耳熟能详；三是以内容厚实取胜。

拟选定的关键词主要有：

金陵王气（地缘政治，古迹中的颓唐气）

苏州园林（园林的缘起，园林的代表以及园林理论，诗意栖居）

西湖（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主要是有一个西湖，一半勾留是此湖，白蛇传）

二十四桥明月夜（扬州的明月，桥文化）

周庄（地理沿革，水乡意境是如何生成的）

寒山寺（江南的寺庙及其文化，禅智山光好墓田，禅宗的情怀人生归宿与意义的探询）

西塞山前白鹭飞（不同于北方的旱作文化；欸乃一声山水绿：船文化；画船、乌篷船、渔船）

莼菜与鲈鱼(文人的还乡)

东林书院(诗文与政治社团,江南人的柔中有刚)

名门望族(江南的旧日世家及其著名子弟,人才培养模式的现代意义等)

吴侬软语(吴方言的审美意味,吴方言的源流,以及在文学艺术中的表现)

南朝民歌(民间文化)

昆曲(文人戏,包括越剧、评弹,以《西厢记》为最高代表)

扬州八怪(文人画与江南文人的文化性格)

秦淮河(六朝脂粉气,歌伎文化)

唐伯虎(风流才子)

梁祝(江南的爱情,包括《牡丹亭》的故事)

有丝竹之悦耳(江南音乐,古琴与洞箫)

藏书楼(有些建筑是专门给书居住的)

风流儒雅亦吾师(江南的商贾文化:经商、商人妇,江南商贾痛苦的文化追求)

鱼米之乡(苏杭熟,天下足,农业社会的日常生活)

杭州丝绸(特别是一个成熟的女人,如果没有几件丝绸衣服,那真是一种悲哀)

咸亨酒家(绍兴的黄酒与茴香豆)

五亭包子(以及扬州的腌制酱菜)
采莲与浣纱(古代普通妇女的两个诗意细节)

读书与学术(读书是普遍的:带经锄于野,学术特别是文字训诂方面的人文内涵)

茶楼与酒肆(日常生活的诗意)

二泉映月(江南的民间艺人)

春花秋月何时了(春社与中秋及江南的民间风俗)

写作方式:一般包括(1)关键词的出处或源流;(2)相关的历史文化社会事件;(3)关键词的特色分析;(4)人文内涵的解读与阐释等几个方面。

现在看来,这其中有些想法得到实现,甚至是超额完成了,比如后来又补入的“太湖”、“富春江”、“梅雨”等,但也有一些遗憾与不足于其中矣。当然,这些都是难免的,在此仍要对各位朋友的支持予以真诚的感谢。

叁

工作着是快乐的。

记得这好像是大学时代读过的一部苏联小说的名字。而今思来,却可以说工作着不见得是快乐的,因为问题的关键在于:你干的是什么工作?你干这个工作是否源自实现生命本质

力量的内在需要,或者说劳动者本人对他的工作是否有审美态度……这些问题说来话长,对于许多人来说甚至连想都不曾想过,有一碗饭吃就不错了,哪里还管得了许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随着在消费时代中人的欲望越来越膨胀,随着各种现代性体制的压抑与异化的增长,工作是不快乐的,也就成为当代人一个最基本的生命感觉。而在这样一个焦虑不安的时代氛围中,我们在这一段时间内却找到一个相当快乐的工作,中国古人讲得“少小离家老大回”,西方哲人讲的“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也无非都是指这样一种生命体验吧。

这是一次美学的散步,还有一些细节值得叙述。

例如有一个是关于杭州丝绸的。并且在最初设定这个词条时,随手就在键盘下敲出“特别是一个成熟的女人,如果没有几件丝绸衣服,那真是一种悲哀”。谁知刚过几天,就在书店里看到友人的一段文字:

我从廿岁至今大概有过四五件旗袍,最爱的是一款上下相分的少女旗袍,白色的真丝绸,细细地滚着紫色边。穿到后来都有了一种旗袍情结——1995年春我感觉到自己的前生,就是一个这样装束的17岁夭折的



有琅琅溪堂读书声,才会有江南千山千水千才子

苏州女孩,以至于后来我读一本《江南老房子》的书,里面的几座有着青苔的石阶的旧房子,总是会令我泫然而泪。……

一个女人的一生如果必须拥有几件东西——一件做工精良的旗袍,大概是不可少的吧?(刘桂苓《布衣暖暖》)

所谓有偶然才有惊人的美丽诗意。于是总是希望朋友送书的我，当即购下，好像生怕来回索要的时间过长而影响了阅读。后来我曾把这个细节告诉了词条作者，但他终于没有把这个意思写进去，所以只能把它补在这里聊以纪念那种已经飘逝的心情了。

还有一个是关于江南学术的。在确定了这个词条之后，我曾写下这样一段话：“在那散落在江南大地的蚌壳一样的深宅大院中，那朝暮不绝的读书声，正在痛苦地孕育的是一颗颗文化的明珠，这些读书的种子，他们日后总是像珍珠一般点缀中国历史的长夜，使黑暗中的大地不至于过于寂寞。”我原本希望作者可以在读书、治学与一个民族的文化遗产之间找到一些重要的关联，但是这个愿望也最终没有实现。

当然，遗憾的事情还有一些，一是一些后来想增补的条目最终没有落实，如山阴道上、沈园、横塘、“梅花三弄”（赏梅）、“暮鸦与蛙鼓”等。而最痛苦的则莫过于一些最重要的江南感受，很可能没有被我和朋友们在文本中叙述出来。比如像蒋捷在《虞美人》中客舟听雨的感觉，就是许多遗憾中最遗憾的之一。由此可知，对江南的叙述本身也是一种破坏，在打捞出来的过程中，是否也会把一泓清水般的

江南搅扰得心神不安呢？只是我们希望不要把她搅得过浑而已。

在人文江南中漫步，各种美感可谓令人眼花缭乱。它直接带来的一个困惑是我们不知道该如何给这些难分前后伯仲的关键词排座次，最后只能选择一种最机械的国际惯例，按照音序轮到谁是谁。在此，我一方面衷心地希望被列入的诸位不要因座次闹情绪，另一方面又想对那些由于工作疏忽而没有被再现好以及被遗漏的“关键词”表示深深的歉意。

古典江南如同一个故居，已经永远失去了。而这当然涉及做这样一件事情的意义。对此我总是会想到曾在西湖边上隐居的马一浮先生，他有一个时期就是把全部精力物力投入到中国典籍的刻印之中。他的想法是为以后的读书种子保留些食粮。而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人文江南重建工作，则是要为在当代世界中日益干瘪的民族心灵，努力提供一点来自古典时代的阳光、地气与雨水。对一个民族的生存来说，培养智性的读书种子当然是重要的，但在另一方面，如何捍卫这个民族的诗性智慧与心理情感，也同样不是无足轻重的。如果说，中华民族的心灵情感是一种与西方人讲的“情商”很不相同的东西，那么它的根源、它们复活的契机可以说都深埋在江南大地

的深层结构之中。

最后想到元人耶律楚材的一首词：

花界倾颓事已迁，浩歌遥望意茫然。江山王气空千劫，桃李春风又一年。

横翠嶂，架寒烟。野花平碧怨啼鹃。不知何限人间梦，并触沉思到酒边。（《鹧鸪天·题七真洞》）

希望我们这次在江南的跋涉与探索，会对这些尽管很迷人的古典事物能有所超越，阿门！

■ 刘士林

碧螺春



在跟友人吃饭聊天时，偶尔会讲自己青年时代的两大遗憾之一，就是在最能喝酒的时候，只能喝那种一块钱多一点的伏牛白。后来尽管有好酒，但自己却已无福消受了。这时便会以一个当代笑话自我解嘲，就是“贼心贼胆贼机会都有了——贼没有了”。不能大碗喝酒以后，人生的乐趣当然丢掉许多，但好在天生万物中有意思的东西极多，我很快就喜欢上了饮茶。差可慰藉的是，在经历了许多风雨的中年以后，终于可以有一杯碧螺春和自己相濡以沫了。

江南的名茶很多，为什么偏偏喜欢碧螺春呢？这当然是要有足够的理由的。

首先是它的名字，比起铁观音、龙井、乌龙茶、雨前、毛尖等，碧螺春一名简直是悦耳极了。一个美丽的东西应该有一个充满诗意的名字，才能做到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结合。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可以碰到，一个天生丽质的女孩子，她们的名字往往冠以金、银、梅、凤之类，就难免美中不足甚至深感遗憾了，因为一看到类似这样的名字，不用问就可知她的出身和渊源。在古代文人笔记中，常有士大夫为贫寒子女易名的记载，大约也是因为古人希望名实能更相宜一些吧。记忆中就有一个女子被主人改作“小茶”，但至于

其中更详细的细节，比如与主人的喜爱茶是否有关或者有什么关系，就搞不清楚了。但在今天推测起来，那个本来很土气的女子，在有了这样一个雅号以后，在精神气质上一定应该有不小的变化吧。想到这个细节的原因，实因为碧螺春的得名，也有一个相类似的“先质而后文”的故事。清人在一则笔记中对此解说甚详：

洞庭东山碧螺峰石壁，产野茶数株。每岁土人持竹筐采归，以供日用，历数十年如是。未见其异也。康熙某年，按候以采，而其叶较多，筐不胜贮，因置怀间。茶得热气，异香忽发，采茶者呼“吓杀人香”，“吓杀人”者，吴中方言也，因遂以是名茶云……（王应奎《柳南续笔》“碧螺春条”）

直到康熙三十八年，皇上南游太湖，江苏巡抚宋荦以“吓杀人香”进献。我想文化品位很高的康熙，在当时的感觉一定别扭极了，如此好的东西竟背着如此之恶名，于是他御笔一挥书写下“碧螺春”三字。康熙做这件事情一定是极畅快的，就好像是又平反了一桩大案要案一样。而“天生丽质难自弃”的“吓杀人香”，则像唐代那些骁勇的胡人被赐姓一样，一个新的家族便从此开始在历史中和记忆